薛子庸語

薛子庸語卷十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大象第二十一

薛子曰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其奧此卦之所以畫也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此辭之所以繫也義文周孔豈得已哉

薛子曰人臣能自致其身於無過然後可以

責君之有過也能致其君於有所不為然後可以責君之有為也

薛子與陳羽伯許仲貽登於雨花臺上羽伯曰金陵自昔多才難以悉數邇來若顧華玉陳魯南王欽佩其亦一時之勝乎薛子曰是蓋慕六朝之餘習而才華不逮絕類吳下士也曰斯亦可矣子欲如何曰是有說焉曰何說也曰是邦龍蟠虎踞自古稱雄而混一之

盛肇於我　祖其存心省躬之訓士人若罔聞焉而競爲毛錐末技浮靡日甚吾益不知其所終矣仲貽曰薛子之言是也流光日邁歲不我與將若之何薛子曰願相與勉之雖爲一日愈於已之三人者不必論也羽伯引觴滿酌而起

薛子曰人心道心傳於虞敬怠義欲發於周及觀周公唯事制作孔子罕言性命二聖豈

珍秘虞周之學而不以示人哉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迨子思孟軻則屢言心性至宋儒而其說長矣民到于今唯事空談罔知實學然後知周公孔子之慮天下也葢亦遠哉

薛子曰古以希聖賢通古今者爲士士有異於民也今以入學校登科第者爲士士無異於民也

薛子曰天下莫病於好勝尤莫病於好奇人奇好勝皆好名者之爲之也人不好名則風淳而俗美矣彼謂三代之下唯恐不好名者眞孟浪也好去聲

薛子曰河間王德淮南王安同一好書者也河間樂善而令聞長世淮南稔惡而自殺國除所好同而所存異也好聞去聲樂音洛德漢景帝子安厲王子

或問文亦可以觀人乎薛子曰君子之文藹

世以立教者也小人之文炫世而愚俗者也

季烈問大舜隱惡而春秋誅意何也薛子曰未彰之惡中冓之言皆涉疑似所當隱也亂臣賊子之心跡可不書之以爲世戒哉曰微生高之乞醯陳仲子之食李亦不少假借何也曰此亦足以感世也聖賢憂世教而立人紀蓋無分於巨細矣

或問羅達夫何如人薛子曰狷者也

洧篤信伯安之學而未及會通以死可惜也已洪先字達夫

或問唐應德何如人薛子曰平生猶介人皆信之晩年出處人皆疑之蓋其心欲有為不自知其蹈遯尾之厲也柳子厚因伾文以行道楊中立藉蔡京以匡時難乎免於悔矣

薛子曰華世卿今之黃叔度也學之不止駸駸乎程伯淳矣不幸短命而死世無述焉可

哀也哉胥字世卿

或問王道思之文章薛子曰道思之文章可能也而其經濟之才不可及也且明於知人長於料事未及一施而竟遭讒以沮受侮以死何才之難容也慎中字道思

薛子曰能行而不能言躬行之君子也能言而不能行口給之小人也

薛子曰人以一節之行高天下而遂自満足

非所以自修也人以其一節之行高天下而遂信其餘非所以觀人也行去聲

薛子曰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豈聖人援天以鼓人哉天之道本如是也遲速或不同而感應則不爽矣吾人可不畏哉嚴嵩居京師以日鑒名堂將謂天不之鑒而可欺也既而果日鑒矣

薛子曰善者好之不善者教之君子也善者

忌之不善者幸之小人也（好去聲）

或謂薛子曰楊仲芳刑於西市嚴嵩父子獨無人心乎曰是何可以人心望之也獨當時同事大臣噤無一言其心安乎故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繼盛字仲芳）

薛子曰天下將治則大臣有容有容則賢者進不肖者退而凡可以致治者次第而舉矣天下將亂則大臣多忌多忌則賢者退不肖

者進而几可以致亂者一朝可集矣

薛子曰孔孟終身不遇而立言以垂訓者其憂世亂而悲人窮之心有不能以自已也彼妄有著作而多言以惑世者果何爲哉

薛子曰人雖極天下之富貴縱一家之嗜欲亦不過饜厭而已其餘皆剩物也顧乃逐於此而身名俱敗貽禍後人其亦弗思甚矣厭與饜同

薛子曰古今天下之士凡經達官之所許可名士之所稱揚則人皆附和之而不究其實矣高見深識者不恒有於天下此虛名之士所以接迹於世也

薛子曰道本無名強名曰道若又以太極名道則更贅矣強上聲

神農第二十二

薛子曰神農之法謂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

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此籍田親蠶之禮所由起也

薛子曰知者可示以誠不可欺以詐仁者可諭以施不可誘以利勇者可使以守不可懼以危 知音智 施去聲

薛子曰視以天下之目則無不見聽以天下之耳則無不聞慮以天下之心則無不周此

明君所以廣於用人而天下治也

薛子曰君子信在言前故言而民莫不信也誠在令外故令而民莫不化也

薛子曰君子但能爲善而不能必其獲福亦自獲矣但能不爲惡而不能必其免禍亦自免矣

薛子曰日不知夜月不知晝貞明莫如日月且弗能兼而況於人乎此君子所以不求備

於一人也

薛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齡也安分則貴矣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分去聲

薛子曰有人於此矜僞以惑世抗行以違衆亦以徼一時之名矣卒乃溺於勢位而搖尾乞憐以取羞焉豈亦造物之忌名邪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薛子曰古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繁文縟節非所尚也古者制樂足以合歡宣情而已新聲別調非所尚也調去聲

薛子曰天下有道則以義衛身天下無道則以身衛義

薛子曰世多貴耳而賤目故魯人以孔子為東家丘也世多貴古而賤今故齊人以孟子不能為管晏也

或問郡大夫之賢者誰與薛子曰吾不能悉記也若陳秀卿之守吾常雖無赫赫之政漸成偉偉之俗是儒者之作用也惜其中道而殂也其次若王誕敷之昆弟靖修郭季文之質朴猶介皆賢大夫也強力有為巨細畢舉則應子材其人乎實字秀卿教字誕敷廷見字季文櫃字子材

或問相公一言而人皆服之何其善於言也薛子曰如其善而人皆服之不亦善乎若巧

言亂德辯言亂政是已之術而取辦於口以行其智臆吾不知其所終也相去聲

或問人生於世何以免於禍害薛子曰嘗聞之福爲禍先利爲害本唯不求福斯無禍矣唯不求利斯無害矣

薛子曰君子稱人之善非譽也折人之過非毀也欲其勸善而改過也小人之於人也則反是善則忌之過則揚之

王道端問太極自濂溪畫圖以來皆認為道而夫子獨謂假借形容之詞何也薛子曰極者標準也古人立臬以辨方正位者是也尚書建其有極周禮以為民極皆假之以為準則之謂也極而謂之太則又至極而無以加之詞也易繫假之以形容大道蓋立象以示人也是太極者道之象也不謂道即太極也不謂太極即道也周子作圖以明一理二氣

五形之變化其有功於學者不淺但以太極名圖則是象外立象而直臭又爲圓圈矣此徇象喪心者所以離道而單言太極也曰審如是則其所謂無極者何也曰是又從太極以立言而推天道無聲無臭之妙也聲臭俱無則極又不必言矣遊端曰五百年來人心各繫於一圈至是其釋然矣（[illegible]　去聲）

薛子曰古人之學皆務實而爲已也所以爲

聖爲賢而天下信之後世仰之今人之學以
賈譽而媒利也所以爲鬼爲蜮而近者惡之
遠者賤之惡去聲
或問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何以驗之薛子曰
月借日以爲光日亢月而反食火有凉燄水
有溫泉可見二氣之不相離也聖人作易一
順其自然而已矣
薛子曰國家用才相不若用賢相才相任術

而人疑賢相推誠而人服然而定難於呼吸之間則非才不能也用勇將不若用知將勇將好戰而生事知將好謀而濟事然而過敵於倉卒之際則非勇不能也難去聲相去聲知去聲好去聲

薛子曰人言之難信也久矣吾嘗見稱人之善者既而就其人觀之則未必善也亦嘗見稱人之不善者既而就其人觀之則未必不善也豈唯人言之難信哉雖嘗自以爲善不

善者亦多未可必也此知人之所以難也

薛子曰孟子所謂夜氣亦是中人以上方有之若私欲蔽固而汩没於聲色勢利者雖夢寐中亦不啻旦晝之所爲也又惡有平旦清明之氣哉惡平聲

薛子曰天地大矣誠則能生物聖人至矣誠則能動物故曰君子誠之爲貴

薛子曰人一也可以爲君子可以爲小人可

以爲士農可以爲工賈積習使之然也賈音古

薛子曰有能言而行不逮者有能行而言不出者有貌惡而心善者有貌善而心惡者是故不可以言貌論人也

薛子曰造父無車馬則無以見其能羿無弓矢則無以見其巧臯夔稷契亦不在其位則何以贊唐虞之治哉

薛子庸語卷十

薛子庸語卷十三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世治第二十三

薛子曰世之治也雖小人變爲君子不能以利誘也世之亂也雖君子變爲小人不能以法禁也

薛子曰一物失所仁人之所不忍也一事失

宜義士之所不安也人臣居可爲之位操得致之權而害物僨事曾謂其有仁義之良心者乎

薛子曰天下有常道無常法法者因時者也道之所變通也君子有恒心無恒跡跡者隨事者也心之所運用也

薛子曰聖人作法而衆人制焉制法者不可與語情也聖人立禮而衆人拘焉拘禮者不可使應變也

薛子曰殷受夏周受殷春秋受周其所因者歷百世不能改也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其所革者歷百世不能同也

薛子曰人之嗜欲其所繫者豈小哉有節者常享安全之樂無厭者每罹危亡之憂（樂音洛）

或問治亂之由薛子曰治由於君子亂由於小人君子進則治矣小人進則亂矣

薛子曰學者自宋元以來率多纏縛而天之

聰明日漸消鑠間有一二警悟者則又好奇獵異而不實加問學之功其用智自私者則又游辭悖語而漫無忌憚匪直離道日遠而其爲害也不淺矣好離並去聲

薛子曰荀子有言强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誠哉是言也

薛子曰君子啜菽飲水而其心常有餘也小

人食前方丈而其心常不足也

薛子曰天下有道而日食星變未爲災也天下無道而甘露醴泉未爲祥也

謝近甫問近日講學者動曰本體工夫此言何謂也薛子曰彼謂本體即是工夫工夫即是本體此皆玄虛之談也固有之謂本體日新之謂工夫彼惡知之又問已發未發如何曰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李愿中之所

以教朱元晦者也前人論之詳矣要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已發未發之旨一言以蔽之矣何以多言爲哉不務實踐而惟務空談此近日學者之大病也

薛子曰日月之明無不照也然必啓其戶牖斯取照矣雨露之澤無不潤也然必治其畎畝斯受潤矣是故天將福之而自作孽焉天亦無如之何也

薛子曰量米而淅數薪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洗爵而飲列昺而食可以養老而不可以餉軍此大小衆寡之別也別音畢

薛子曰心常無欲則形常無事矣自足於内則無藉於外矣是故安而忘賤樂而忘貧樂洛

或問於薛子曰治天下何如斯可以偃兵矣曰兵也者先王不得已而用者也將以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故黄帝戰于涿鹿

堯戰于丹水舜伐有苗啓攻有扈是五帝之時雖甚盛德弗能偃也况衰世乎但慎重以用之而無失先王不得已之意斯可矣

薛子曰良醫常治無病之病故人常得生也聖人能治無患之患故天下常太平也

或問萬殊一本之義薛子曰欲知萬殊一本盍觀萬派一原乎江出岷山河出昆侖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其派雖殊而皆原

於天一生水也及其同歸於海則又無二矣萬殊一本此不可以例觀乎

薛子曰人有貪而富者富者未必貪也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也

薛子曰楊子泣路以其可以南可以北也墨子悲絲以其可以青可以赤也聖人正蒙以其可以聖可以狂也

謝近甫問道學俗學之別薛子曰學一也古

有爲巳爲人之分至宋而有道學俗學之別學而爲巳雖政事文章皆道也學而爲人雖神化性命皆俗也今之以游辭惑世者見人之忐於踐履則輒以爲義襲作用而鄙之爲伎倆指之爲俗學迂廻於應答之際遷就於唇吻之間倚藉名流而多方以誑之必欲迷其向往以遂其乞墦受蹴之私斯巳矣此誠後學之魔祟也安得仲尼爲司寇以正兩觀

之誅乎近肅作而言曰違雖不敏亻當不爲若人所惑矣

薛子曰先王因民有男女之欲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欲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情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情故有衰麻哭踊之節此皆爲民節欲而宜情也樂音洛衰音催

或問太極先天後天三圖如何薛子曰是圖也自羲文周孔敎及濂洛諸儒皆未之前

聞也有之自宋盤垂百年來不惟儒者尊而信之雖佛老陰陽技藝之徒莫不執之以為談柄矣說者謂宋初五星聚奎是為貞元之會而再闢圖書之秘也豈誠然與然亦贅而支矣

蔡夢羲以所刻證道篇問於薛子薛子徧覽之曰吳書數篇說理精詳可以占所養矣乃與若人論辨則是聽言於鸚鵡而與猩狐談

仁義也何其不自信也國熙字夢義

徐士彰問夢義何如人薛子曰觀蘇州之政亦可謂志於躬行者也觀竹塘會語則闇於知人而所見猶未定也常吉字士彰

薛子曰文清公忠信篤敬之儒也步趨宋儒而無與同之見昔其謹畏之心也然自謂習於見聞之久則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豈其心亦有所未安者與與平聲薛瑄諡文清

薛子曰荀子言唯聖盡倫唯王盡制究而言之倫制一也

薛子曰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要之善者其常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程子之言蓋有所取爾也

薛子曰天之立君君之立相以為民也非故崇尚富貴而尊大之也是故相承君君承天斯民心悅而天意得矣相去聲

薛子曰先秦文章毋推左國兩漢文章必右西京然於六經之指則槩乎其未之有得也不知世之所以推而右之者果何在也豈亦專在於詞藝之間乎

薛子曰虞舜許由俱見於堯太公伯夷並歸於文然而窮達不同者亦各從其志也

薛子曰孔子誹毀譏譽而必作春秋以誅亂賊孟子惡言人之不善而於王驩盆成括則

不少假借非毀之也非言其不善甚將以垂戒於世也譽平聲惡去聲

薛子曰循性行以任人之毀謗者君子也造毀謗以汚人之性行者小人也久之論定而君子小人自昭乎其不可掩也行去聲

薛子曰未發已發子思言之未發已發之幾茂叔言之居中求中於未發蓋涉於幾矣

薛子庸語卷十一

薛子庸語卷十二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操行第二十四

薛子曰人之操行不同而所遇有幸不幸君子有不幸而無幸也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

或問紂爲孩時微子已睹其性惡而長大爲亂食我初生而叔姬聞聲知其必滅羊舌然

則人性皆善何以有是乎薛子曰孟子之論性自其天之所命者言之也子是之問以其人之所禀者言之也葢微有不同而理氣存焉此世之所以論性者紛如也食我初生叔姬登堂聞其啼聲曰此子必滅羊舌氏

鄒雲卿訪薛子於毘陵之野有在座者謂及上疏之事雲卿曰前日不得不言者噬嚙之害也今日不當復言者帷蓋之義也薛子曰

厚哉鄒子大臣之度也應龍字雲卿

吳峻伯視學山東問政薛子曰山東孔孟之鄉六經之所自出也取之不竭而用之無窮矣尚何問焉曰齊魯之俗久不之變而千百年來俗尚日趨將何以振起之曰而不聞乎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汝其以身先之以誠率之明先聖賢之道以道之而不徒事於條教課試之末則其本心之理固在也冇不

興起者乎曰嶽領斯語庚知所以爲教矣維嶽

广峻

伯

薛子生辰諸生聚而祝焉徐士彰曰子蓋濂洛之正傳也朱陸之辨垂幾百年子但一言決之非身體力行者能言之眞切若此乎子名滿天下而天下之知子者寔鮮不過曰隊陽子今之韓愈也子闇然自修深於道而涵於名沉則畜畜則久久則著著則明道脈將

於乎厲矣有不壽哉薛子聞之曰吉也之言吾豈敢當哉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猶使國人箴儆此吾之所當自勉也鮮上聲

薛子曰槃騂騧之足則千里不能達矣剪鶡鵬之翼則萬里不能摶矣遯伊傅周召於荒野則惡能建商周之相業哉惡平聲相去聲

薛子曰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荀子之言不易之

論也

薛子曰吾觀荀楊之言多有可取不當以其言性惡巧避禍而遂盡廢之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王子正謂薛子曰仲尼春秋成於反魯之日子如守一官豈得若是之著述哉曰與其托諸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子思紀綱重地正可大有作爲而非空言無施之

比矣尚其懋哉廷字子正

薛子曰君子進則行道以濟時退則明道以覺世是進退皆有益也小人進則攬權以誤國退則藉勢以營家是進退皆有害也

薛子曰陸子靜謂人品在宇宙間迥然不同葢以人品望人也今之人惟欲官品之高而不顧人品之卑何其所見之陋哉

薛子曰棟宇雖廣不過容膝文繡雖華不過

蔽體肥甘雖美不過充腹蓬人寧居茅茨衣緼袍食麤糲而所欲不在此也

薛子曰至音不諧衆聽伯牙所以絶絃也至寳不同衆好卞和所以被刖也至聖不合衆見孔子所以不遇也好去聲

薛子曰在上者以誠信待人則人亦以誠信待之雖有詐僞者將不攻而自破也以詐僞待人則人亦以詐僞待之雖有誠信者將不

遂而日遠也

或問一法立則一弊生何如可以保其無弊邪薛子曰昔人謂有治人無治法有亂人無亂法法雖善不得其人以行之則未見其善也法雖不善苟得其人以行之則未見其不善也是故周公之法治法也宇文泰蘇綽行之則亂嬴秦之法亂法也蕭何曹參行之則治惟其法而不惟其人必不能保其無弊也

薛子曰先王重農爲治之本也今資末業者什於農夫務游手者什於末業習俗奢侈淫蕩日縱室家無雞鳴昧旦之警市井有桑間濮上之風吾玆有望於大車之大夫矣周季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淫奔者畏之而作大車之詩

薛子曰不愧不怍而不恤人之毀譽者君子之有定力也自欺欺人而不恤人之毀譽者小人而無忌憚也

薛子曰君子戰戰兢兢猶恐失之故大德不累細行必矜此其爲善所以惟日不足也小人貿貿施施嗜欲無厭故大患不顧肆行無忌此其爲惡所以亦惟日不足也

薛子曰納忠讜廣視聽左右近習不得蔽疎遠之人治之象也多忌諱偏信任是非可否毋決於帷幄之中亂之萌也

薛子曰范景仁謂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

倘靈夏莫若寬秦隴之民倘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倘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雖若爲宋事而所發然與于所聞近日沿邊父老之論亦畧相當也鎮字景仁宋人

薛子曰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而天下之言賢君者必歸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賢相者必歸之何也圖事於無跡而弭患於未形也相去聲

薛子曰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此漢治之所以近古也

薛子曰法無古今便民者良法也論無高卑可久者確論也

薛子曰人君之患莫大乎用人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人而不言

薛子曰觀政在朝觀俗在野然必朝有善政斯野有善俗矣

薛子曰博學則反約以萬理本於一心也四端則擴充以一心達於天下也內外遠近一以貫之者也

薛子曰吾身固天地萬物中之一物也天地萬物亦吾身中之一物也不誠乎身則卟乎其小而不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矣

薛子曰人之好惡不可以不公亦不可以不嚴也大學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試

人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不惟遏惡揚善亦以去惡從善也反是則菑必逮夫身矣好惡皆去聲惡惡下惡字好好下好字皆如字

或問宋之學禁幾於秦坑漢錮矣何以致之薛子曰前者後之鑒也今有人焉講學則逞其利口而强辯於毫釐之間營利則恣其貪心而鑽乞於錐刀之末吾黨猶不痛絕之俾得以影射而媒利以是而思宋之學禁豈特

夫人之罪哉亦吾黨有以致之也夫音扶

薛子曰舜舉十六相堯非不知也以其善未著也舜誅四凶堯非不知也以其惡未著也天命天討聖人何容心哉相去聲

薛子曰先王以天下治天下而不以一己治天下所以無爲而治也後世以一己治天下而不以天下治天下所以多事而亂也

薛子曰仁則不忮義則不求仁義之心人皆

有之而往往忮且求焉何哉喪其良心故也

薛子曰子靜謂知至知終皆必由學然後能至之終之則是其知行並進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伯安爲子靜之學乃倡致良知之說而罔及於行未免墮於一偏而啓學者之紛紛也

薛子曰聖人之道若大路然一貫克復之訓已涉於語上然皆人心實理易知易行子思

孟子雖屢言性命而條貫燦然皆實學也後之人以聖賢之言人所共聞不足以駭時動衆遂竊取緒餘別開戶牖而議論一新於是希名嗜利之徒從而附和之既以爲簡易直截又目爲窮高極微而影響於毫釐之間馳逐於不可致詰之地號召徒黨彼此問答動致千言無益身心枉費目力汩沒老死而不悟也噫和去聲易去聲

薛子曰聖人之道有用無用便非聖人之道此亦子靜之言也今之倡為游言者見人之有用不指為義襲則指為伎倆不知彼之所言者欲何用也

薛子曰子靜言後生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由是觀之子靜何曾教人不讀書也六經皆我注脚特論其理如此耳若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六經誠吾人之注脚也

薛子曰利害毀譽稱譏苦樂能動搖人釋氏謂之八風不爲八風所動斯亦卓然自立矣

薛子曰尚書皇極之君錫民以福福何能錫哉肅乂哲謀聖以致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此之謂錫福也

薛子曰學也者所以爲天下國家也無益於

天下國家者非學也顧侈然談性命神化而不可推之於行果將誰欺也哉

薛子曰子靜常言忠信誠慤言不出口者其所喜也談論風生者其所惡也孰謂子靜非吾儒之實學哉惡去聲

薛子曰人言唐無理學而子靜獨有取於啖趙春秋謂有不可以厚誣者此亦可見其取人之公與人之恕也啖助趙匡春秋纂例

薛子曰人能修省言辭勿致支誕是立誠也若只修飾言辭務為文章是作偽也

薛子曰良知良能自孟子發之而程伯淳謂其皆出於天不繫於人至王伯安獨言致良知而不及良能者以為知可以兼能也學者多發人覲塲尊信而不敢致詰恐非當仁不讓之義也

薛子曰伯淳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然又謂善

惡皆天理非深造自得者不能爲是言也彼依傍而學人言語者內不足也

薛子曰不擇細流不讓土壤斯成海嶽克勤小物必矜細行斯成聖賢彼貪詐敗露身集百詬而以獨立不懼之君子藉口焉何其無忌憚之甚也

或問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斯言如何薛子曰孟子專言養氣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究

而言之養心固所以養氣也不藉於養氣以助養心也

薛子曰人於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穽總之無益而乃必為此者何也蔽於欲而移於習也豈徒無益將惡由是積而百殃之所由降矣顧恬然不畏而日復日焉可哀也哉

薛子曰志於義理而不安樂者助長者也逐

於利欲而不憂虞者喪心者也喪去聲

薛子曰道者蹈也蹈之斯爲道也德者得也得之斯爲德也身不能蹈心無所得而徒逞其辭說者自誑而誑人也

薛子曰聖人之心與天一故先天而天不違也後天而奉天時也衆人之心與天二故人衆則能勝天也天定則能勝人也

薛子曰矜持太過者未可謂之敬然勝於放

肆者多矣枯寂太過者未可謂之靜然勝於勞擾者多矣

薛子曰道外無事也事外無道也道外無物也物外無道也人於雞鳴而起以至嚮晦宴息所應接者無非事與物也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薛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仁者則一膜之外皆胡越也

薛子曰君子當言則言當行則行小人口將言而囁嚅足將進而趑趄

薛子曰郝子常豪傑之才聖賢之學使其在宋當不在諸儒之下也經字子常

薛子曰君子固不以天下萬物撓己亦不置天下萬物於度外

薛子曰凡有氣莫非天而天亦未嘗無形也

凡有形莫非地而地亦未嘗無氣也

薛子曰天之賦於人人之受於天者古今一也今人自以爲不及古人而甘心退托者是自棄也弱也自以爲過於古人而設心擠排者是自欺也妄也

薛子曰伯淳謂琴聲可以禁邪磬聲可以養心是有聲之樂亦不可無也然亦唯聽之者何如耳

薛子曰君子和而不流聖人與天地同流唯其與天地同流所以和而不流也

薛子曰聖人於樂中未嘗無憂也憂中未嘗不樂也

薛子曰富貴驕人者不足論也學問驕人者是亦未嘗學問也

薛子曰索隱行怪而後世有述聖人所不爲也依乎中庸而遯世不知聖人所不悔也彼

好名而務於知且述者何足與議哉

薛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伯安之徒以良知即爲本體者非也

薛子曰伯安文録傳習録皆其所自言也其中多可取也其後所謂則言者則伯安旣歿而其徒以意攙入者多也

薛子庸語卷十二